

評 「人類動物園」 的中譯本

范文

近年來，臺灣的出版事業相當發達，小出版社林立，但往往是先出了幾本書，便開始觀望了。在這先出的幾本書中，往往又是翻譯作品居多。對無法直接閱讀外文書籍的讀者來說，這誠然是件可喜的事，因為有不少新書可讀了。但也是件可憂的事，因為要花不少時間去啃拾那些詰屈聱牙的文句。其所以如此，個人覺得，譯者與出版商要負同樣的責任。在這個工商社會，大家都熱中鈔票乃是不可否認之事。出版商如此，譯者也是；當然賺錢並不是壞事，只是在賺進許多鈔票的同時，也要負出相對的責任，才無愧於良心。所以，筆者在此向某些出版商建議，在出書之前，請先親自閱讀全部文稿，光是看看序言，或從中抽閱幾章或幾句，未免負太少的責任了。至於要向譯者建議的：首先應該對原文有澈底的瞭解，其次要能用暢達的中文表達出來。在知識爆發的今天，翻譯工作已不限於文學作品，新觀念的推陳出新，使得翻譯工作也漸漸步入一個新領域，放棄了所謂「信、達、雅」的標準。這究竟是福是禍，讀者心中自是十分明白。不過，我所要強調的是，許多譯者要介譯新觀念的書，自是先要澈底瞭解後，再用暢達的中文表達出來。對於新觀念的介譯工作應當是「述而不作」，大可不必堅守「信、達、雅」中的「信」，一字一句的全譯，結果弄得不信不達不雅，讓人無法卒讀。

「文皇書摘的每月一書，每月精選精譯一本好書出版，鼓勵讀者每月至少讀一本書，」其立意也善，但筆者選中一本由李師鄭先生精選精譯的「人類動物園」(*Human Zoo*)，一個月內竟無法讀完，甚為遺憾。終於，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向友人借得一本普及版英文原書，仔細對照一下，才發現中譯本難讀的原因。一、譯者李先生對英文的理解力，往往比作者莫理斯先生更深刻；二、李先生「很怕違背而傷害了原作的本意」，很忠實的譯了些「人類獵人」(中譯本第十頁)，「幫着他們弄過麻煩的狩獵陷阱的話」(第十一頁)，「這正表示可以有人被浪費，可以有人被棄置」(第十六頁)等等絕妙好辭。

打開「人類動物園」的「譯者的話」，李先生第一句就說：「我喜歡這本書，我指的是原作」，既然連譯者本人都不喜歡自己的忠實譯作，硬是將之出版成書，讓別人「喜歡去」，未免太「騙人錢」了。

任何一位譯者都很謙虛，說：「我希望書裏的錯誤能減到最少」，李先生當然也不例外。讓我們現在來檢查一下，「人類動物園」裏的錯誤究竟減少到什麼程度。

在第一章的第一段裏，小的錯誤及文句的扭澀不談，就有兩個比較嚴重的誤譯。第一是把 No one apart from your tribe uses this vast space. (註一) 譯成「沒有人離開部落，去利用這片廣濶空間。」(中譯本第七頁第三行)，既然你的部落沒有人去利用這片曠野，為什麼接着下一句是「它是你的家庭獨佔的範圍，你的部落獨有的狩獵場所。」不是前後矛盾嗎？第二、把 Little by little the species will spread. (註二) 譯成「這個種族將一點一點繁衍開來。」(譯本第七頁第六行)；接着又把 In the same scene there are a hundred thousand individuals for every one in the first scene. (註三) 譯成「第二景中的成千的人，就好比第一景中的每一個人。」(譯本第八頁第一行)；把 that we find it hard to grasp the idea that this is no more than a minute part of the human story. (註四) 譯成「實在很難令我們想像到那只不過是人類史上的一分鐘。」(譯本第八頁第七行)；把 The simple tribal hunter is doing best to wear his trappings lightly and

proudly; but they are complex, cumbersome garments and he keeps tripping over them. (註五) 憑着豐富的想像力，加上「新」油和「舊」醬，譯成「初民部落的獵人，正輕快驕傲的盡力為自己着上新外衣。但是，複雜笨重的舊外衣老使他犯錯。」（譯本第八頁十二行）；把 During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ears of human evolution, (註六) 譯成「在人類進化的千百年中間」（譯本第十頁第五行），人類進化豈只是千百年中間的事？把 If this quality had been helpful to them in the early days, when on their arduous hunting trips, it was even more essential to them; near to home, as they stood on the threshold of a new and vastly more complex form of social life. (註七) 譯成「如果在早先的日子裏，這種特性曾經幫着他們弄過麻煩的狩獵陷穽的話，他們現在站在一個又新又大而且更複雜的社會生活方式的入口，這些特性就變得更重要，更親切了。」（譯本第十頁最後一行到十一頁第二行）；把 But it was started out as the mere left-overs of early farming that were to have the truly shattering impact on our species. (註八) 譯成「但這也只是就早期農業的方式做了一種變換。早期農業對我們人類才有着真正驚人的影響。」（譯本第十一頁十一行）；把 These echoes exist today, not only in the brain-straining toil of the organizers, manipulators and creative talents, but also in the increasing idle, sensation-seeking urban elite, who have grown so numerous that they can easily turn sour with shattering effect and must be kept amused at all costs. (註九) 譯成「這些影響直到今天還存在，從組織者，操縱者和有創造才能的人用來限制思想的工具，到對都市優秀份子的慕名造訪都是。探訪都市優秀份子已經慢慢失去它的效用了，但因為他們為數衆多，能够以驚人的影響力輕易轉變事情，所以必須不惜代價攔絡他們。」（譯本第十五頁第八行至十一行）；把 Life was too complex for that. (註十) 譯成意思正好相反的「那樣的生活太複雜了。」（譯本十七頁第七行）；把 Other sub-groups --the slave class,

for example--could then be looked upon more comfortably as outsiders beyond his protection. (註十一) 譯成「其他的副團體，比方說奴隸制度，在外人也受到保護時，自己就會更受重視。」

(中譯本十八頁第九行)；把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how we deal with the criminal: we shut him away in a confined, all-criminal community. (註十二) 譯成「過去我們怎麼對付犯罪的人，相當有趣：我們置身在一個有限的而滿是犯罪的犯會裏，喊他滾出去。」(譯本第二十頁倒數第一行)；把 When all the excitement and upheaval of the revolution is over, the eventual unhappiness of many a disgruntled post revolutionary is due, in a concealed way, to his sense of loss of social occasion and pageantry. (註十三) 譯成「在所有革命的刺激和高潮過後，由於失掉社交場合和盛會的感覺在心底作祟，就引起了許多令人嫌惡的革命後果和不快。」(譯本第二十四頁第一行到第三行)；把 If an overgrown super-tribe is beginning to split at the seams, the splits can rapidly be stitched up by the appearance of a powerful hostile THEM that converts us into a unified US. (註十四) 譯成「如果成長過度的超級部落開始在接合的地方分裂開來，那麼在一個強壯而敵對的他們出現時，這種分裂又會很快結合起來。美國的統一就是這樣。」(譯本第二十七頁第六行到第八行)；把 In some country this has become little more than a ritual art, since the 'local' representatives are no more than imported professionals. (註十五) 譯成「自從「地方上的」代表不再是一門重要的專門職業，在一些國家裏，這種制度就只成了一種象徵性的活動。」(譯本第二十八頁第九、十行)；把 Individuals living in a large urban complex suffer from a variety of stresses and strains: noise, polluted air, lack of exercise, cramping of space, overcrowding, over-stimulation and, paradoxically, for some, isolation and boredom. (註十六) 譯成「個人生活在巨大而複雜的都市裏，受着各種壓抑和限制的傷害，

這包括了噪音，空氣污染，缺乏運動，空間的限制，過分的擁擠，刺激過度和一些說來矛盾的孤獨和厭煩。」（譯本第三十一頁倒數第二行到三十二頁第一行）；把 Only in the city does sustained innovation stand a real chance. Only the city is strong enough and secure enough in its amassed conformity to tolerate the disruptive forces of rebellious originality and creativity.（註十七）譯成「城市只有繼續努力革新，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機會。城市也只有普遍的順服，容忍難於駕御的創意和創造的分裂力量，才能够強壯和安全。」（譯本三十二頁十一行至十二行）；把 In its extreme form it is, but in a milder, less clearly recongnized form it is a condition from which all city dwellers suffer.（註十八）譯成「在極端的形式（而不是溫和的形式）下很難明白的認清楚它，這種情況下所有城市的居民都會受到傷害。」（中譯本三十三頁倒數第四行到第三行）；把 Their version of bumper-to-bumper patrolling is the even more stultified pacing to and fro across their cage floor.（註十九）譯成「牠們的魚貫出巡的走動，比起在牢籠中地板上來回的走動更沒有意義。」（譯本三十四頁第十行）；把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scale, the younger members of the group are maturing rapidly, keeping up the pressure from below.（註廿）譯成「在這個梯子的另一頭，團體裏比較年輕的成員正快速的成熟，他們維持來自底部的壓力。」（譯本三十九頁第六行）；把 Where emperors have given way to elected presidents and prime ministers,..（註廿一）譯成「在皇帝已經頒下選舉總統和首相的辦法的地方……」（譯本四十二頁第八行）；把 The danger is obvious: the situation inevitably favours, as great leaders, rather abnormal individuals, fired by some kind of obsessive fanaticism, who will be prepared to cut through the mass of conficting evidence that the supertribal condition throws up.（註廿二）譯成「危險是顯而易見的：某種富於魔力的狂熱，使得

大家顯然比較喜歡像偉大領袖那樣不太正常的個人，因為他會準備去剖開一大堆相互矛盾的證物，而這些證物正是超級部落的狀況無法可施的。」（譯本第四十六頁倒數第三行至第二行）。

在不到五十頁裏，隨手抄錄了二十二個比較大的錯誤，平均幾乎每一張都分配到一個。至於其它的錯誤（並不是說錯誤有大有小，錯了就錯了，無所謂大小，只是前面的都是長句，這兒是字詞的誤解）亦不在少數，像把 thanks to modern science（由於現代科學）譯成「感謝現代的科學」（譯本二十九頁第九行）；把 the species（人類）譯成「這種動物」（譯本十三頁第九行）；把 At least（至少）譯成「最後」（譯本十二頁第一行）；把 to capture the biggest game（捕捉最大的獵物）譯成「進行最大的捕獵遊戲」（三十二頁第六行）；把 the plot thickened, but it was essentially the same plot.（意為人口增多，土地依舊，所以密度增加）譯成「小點開始濃密起來，只是在基本上還是一樣的點」（譯本十五頁倒數第二行）；把 total number（總數）譯成「種類」（譯本二十四頁倒數第五行）；把 unseen（是過去分詞當形容詞用，意為避不露面）譯成「視而不見」，把 unfelt（也是同樣用法，意為讓別人無法感覺到你的存在）譯成「毫無感覺」（同為譯本四十四頁十一行），等等。

至於漏譯的部份，在前五十頁裏，幸好只有兩處。像原書（一九七一年九月，Dell 普及版，440-03913-125）十七頁二十一行起，漏譯兩句：There was comparatively little food-storing. They merely went out and collected what they wanted it.（其實，部落裏的成年人都得尋找食物。只是在比較上，他們很少儲存食物。他們只知道外出，去蒐集自己所需要的東西。）當然，這種書不必每句都一字不漏的照譯，只是筆者覺得奇怪的，有些句子難解，李先生都拼命的勉強譯了出來，却把有些相當簡易的句子漏譯了。

從以上的舉例中，若只在譯序中說：「我希望書裏的錯誤能減到最少」，向讀者交代過去，未免太精簡了。所抱歉的是，筆者盡了最大的耐心，只勉力校讀到五十頁，無法再讀下去，錯誤只舉在五十頁前。也許有人會說，你還沒把全書讀完，怎麼就立刻寫評呢？那麼，我們敬候

哪一位能完全讀完中譯本的人來做總評。到時，總評說不定寫得比譯本還長哩！

當然，「人類動物園」的中譯本也不是一無是處，譯者也花了心與力，只是和其中的錯誤比較起來，微不足道了。有一點可道的乃是「譯者的話」裏說：「我實在是拿學習的態度譯這本書，不敢奢求太多。我只希望書裏的錯誤能減到最少。我更希望讀者能把挑出的錯處轉告給我。」本來，對一本不好的譯本，隨手拋開就是了，何必花那麼多時間一一挑錯呢？但為不辜負李先生的期望，乃提筆寫本文。同時，筆者在此建議，某些年輕的翻譯家大可不必急於求名求利，先把語文的根基打好後再譯些名作也不晚。至於那些熱愛文化事業的出版家，在接受別人的書稿之前，也請細心校讀一遍，或者主動的請些名家高手來有系統的翻譯些名作，則讀者是幸。

附 註

- 註 一：原意為「除了你們的部落外，沒有別人來利用這廣闊的空間」，所以接着說：「這是你們獨佔的家園，獨有的狩獵場所」。這樣才前後通暢，毫無扭澀。
- 註 二：原意為人類漸漸的散佈開來。
- 註 三：原意為第二幅景像中的人數要比第一幅景像中的人數多十萬倍，（絕非成千的人而已）。
- 註 四：原意為我們很難瞭解到，那數千年只不過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小部份而已，（絕非一分鐘）。
- 註 五：原意為這種屬於部落的獵人，儘可能得意的穿起他的新獵裝，雖然這套新獵裝很複雜而且不合身，常常使他絆倒，但他還是繼續顛頭跌絆的走下去，（絕沒有什麼新外衣，又來什麼舊外衣）。
- 註 六：原意為在人類演化的數十萬年間，（絕非千百年而已）。
- 註 七：原意為假如這種特性對他們早期艱苦的狩獵行為有所助益的話，那麼現在，當他們面臨一個更新更複雜而廣闊的社會生活方式時，就更形重要了。

註 八：原意爲正是這些早期農耕傳承下來的剩餘物，對我們人類產生了重大的影響，（left-overs 絕不是變換）。

註 九：原意爲即使在今日，這些影響仍在：造成了各種組織的領導者，商場上的操縱者，藝術作品的創作者，這些都是勞心的工作者。另外，也產生了閒散的，追求感官享受的都市名流人物。這種閒人增加得很多，性情很容易變得怪戾，具有破壞性的力量，所以必須不惜代價的使他們感到滿意，不致於變成怪戾。

註 十：原意爲生活比那樣要複雜多了。

註十一：原意爲在自己的副團體裏，他可以滿足互助共享的本能。對於其他的副團體，譬如說奴隸階層，最好是當做超出自己保護能力之外的居民。

註十二：原意爲讓我們來看一下目前處理罪犯的方式也是很有趣的：我們通常把犯人關入監獄。這個監獄就是一個全由犯人組成的副團體。（李先生譯成我們置身在一個有限而滿是犯罪的社會裏，喊他滾出去。就等於我們反而在監獄裏，叫犯人滾出監獄了）。

註十三：原意爲當所有革命的激情和騷動消逝後，許多革命份子最終的不幸（雖然沒有表明出來），乃是他們對革命後的新社交方式和社會慶典感到迷惘和失落。

註十四：原意爲如果一個成長過度的超級團體內部產生分裂時，這些裂痕也會因爲一個外來強敵的出現而迅速彌補起來。強敵他們能把我們變成一個團結的我們。

註十五：原意爲在某些國家，選舉幾乎已成象徵性的形式，因爲所謂的「地方」代表都是由外地指派來的職業專才，並不能真正代表當地的民意。

註十六：原意爲生活在一個巨大而複雜的都市裏的人，都遭受到各種壓力和緊張：如噪音，空氣污染，缺乏運動，狹窄的空間，過分的擁擠和刺激，而有些人正好相反，覺得孤獨與厭煩。

註十七：原意爲只有在城市裏，才有不斷革新的可能。只有當城市達到十分強大和安穩的時候，才能容忍反叛的創造和革新的分裂力

量。

註十八：原意爲（我們常有人把恐窄症當成是一種不正常的反應。）就其極端的情形而言，確實不錯，若就一種較溫和，不易爲人察覺到的情形而言，所有的都市居民都遭受到空間狹窄的痛苦。

註十九：原意爲（現代超級部落的人駕車出遊，都擁擠在道路上，變成一種形式，失去尋找空間的原意，最好還是放棄算了。動物園裏的情形更糟。）牠們只能模倣那種碰撞碰撞的旅遊，徒然的在籠子裏來回踱步。

註二十：原意爲在這個大梯階的另一端，該團體中的年青份子迅速成長，自底部向上施以壓力，（絕非維持來自底部的壓力）。

註廿一：原意爲在廢除君主而行民主共和的地方。

註廿二：原意爲其危險是很明顯的：因爲連偉大的領袖，不談變態凡人，都很容易被盲目的狂熱所激，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把超級部落所產生的複雜而矛盾的證據一掃而光。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於復旦